

蔡 骏 著

夜半笛声

恐怖系列丛书 7

中国 电影 出版 社

夜半笛声

773 恐怖系列丛书

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半笛声/蔡骏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3.7
(773 恐怖系列丛书: 7)

ISBN 7-106-02024-9

I. 夜... II. 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4124 号

773 恐怖系列丛书⑦

夜半笛声

蔡骏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: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11.375 插页/6 字数/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2024-9/1·0436

定 价 18.00



蔡俊，上海人，今年25岁。这位最早活跃于网络的恐怖小说新锐，2000年获“人民文学·贝塔斯曼杯文学新秀奖”二等奖，代表作有《病毒》、《猫眼》、《诅咒》、《神在看着你》、《肉香》等。

抗恐怖心理测试

1. 你为什么喜欢读恐怖的书,是因为——☒ A. 刺激 ☐ B. 壮胆
2. 黑夜里独自一人在屋里,开着一盏小灯,你忽然发现投射在墙上的影子不再是自己了,你将怎么办——☐ A. 对影子做鬼脸 ☒ B. 把灯关掉
3. 如果你住在顶层,忽然在半夜里听到天花板上传来脚步声,你会——☐ A. 上楼去看看 ☒ B. 蒙住自己的耳朵
4. 半夜十二点看完《午夜凶铃》以后,你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,拿起话筒,无人言语,放下,旋即又响起,这时你会——☒ A. 对着听筒正色厉声呵斥 ☐ B. 把电话线拔掉
5. 深夜独自回家,月黑风高天冷,走在寂静无人的小巷中,忽然有一双爪子搭在了你的肩膀上,你怎么办——☒ A. 回头看一眼 ☐ B. 高声呼救
6. 清明节扫墓,却在墓地里迷了路,你会选择——☐ A. 在墓地里宿营过夜,就当是一次野营 ☒ B. 打手机求救
7. 每天晚上都梦见同一个人,你会——☐ A. 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找这个人 ☒ B. 找心理医生咨询
8. 你租住了一套老式公房,搬进去后,你才发现这里基本无人居住,每到夜里死一般寂静,传说这幢房子周围经常游荡着一个幽魂,夜半之时,还会听到怪异笛声飘来。你会选择——☐ A. 坚持住下去 ☒ B. 另觅他处而居
9. 读完这本书以后,如果你晚上不敢独自睡觉了,该怎么办——☒ A. 等待作者的下一本书 ☐ B. 把这本书再读一遍
10. 你对此类测试的态度是什么——☒ A. 玩一个过程 ☐ B. 得一个结果

如果你选择的 A 多,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人,阳气达标,恭喜你,你可以畅读《773 恐怖系列丛书》了;假如你选的 B 多,说明你是一个怯懦的人,阴气超标,那么你更有必要通读《773 恐怖系列丛书》了。

序 幕

一

人们真正的生活开始于不同的时期，这一点和他们原始的肉体相反。

斯蒂芬·金：《黑暗的另一半》

那一年，她七岁。

初夏的夹竹桃肆无忌惮地绽开在马路边缘，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暮春凋零的花瓣在泥土下慢慢地腐烂，这些美丽的尸体滋润了某些神秘的生命，从黑暗的地底深处，缓缓地爬出来——无论是活着的，还是早就死了的。

七岁的池翠正悄悄地把头伸出窗户，睁开那双清澈得让人着迷的眼睛，向马路另一端的夹竹桃树丛望去。她喜欢那种红色，一种诱惑人的颜色，尽管父亲告诫过她许多遍：那种花是有毒的。

父亲正在午睡，均匀的酣声从他的喉咙里涌出来。一小时前父亲对她说，如果睡醒以后看不到她，那她就会挨揍了。池翠相信父亲的话。但她还是抿着两片小嘴唇，又把头探出窗外，向那丛红得刺眼的花看了看。半分钟以后，她无声无息地

走出了家门。

很快她就穿过了马路，通过一条幽深的小巷，一头钻进了夹竹桃树丛里。那些花瓣和树枝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味道——这味道并不好闻。小池翠忽然有了些恶心，她知道眼前这些外表美丽的花朵的枝叶里蕴藏着某种毒液。

几根夹竹桃的枝叶被她碰断了，浑浊的粘液从断枝里流了出来，沾到了她的衣服上。池翠这才感到了害怕，她不敢用手去碰那些仿佛带有魔咒的液体，甚至还想吐。

于是，她开始向前奔跑，七岁女孩娇小的身躯在茂密的夹竹桃树丛间穿梭着。高大的枝叶遮挡了天光，在树丛间构成了另一个幽暗的世界。胸中的那颗小小的心脏跳得厉害，她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小鹿，在黑暗的森林中逃避着猎人的追捕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池翠终于逃出了夹竹桃林。一道白光直刺她的眼睛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让眼睛重新适应：眼前是一条寂静的小巷。

她茫然地看了看四周，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，头忽然有些疼，父亲的话在她脑子里的某个地方响了起来：黑夜……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

女孩闭上了眼睛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但她还是继续向前走去。天上飘来了几片乌云，阴暗遮挡住了她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庞。穿过悠长的巷道，周围见不到一个人影。起风了，她忽然想起了父亲的告诫——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。

现在，她看到了那堵黑色的围墙。

墙已经很旧了，上面充满了斑驳的痕迹，墙头的几蓬野草在风中颤抖着。在墙的另一端，墙砖坍塌了一大块。越过墙缺口，池翠向里看去，却什么都看不到，只有一缕奇怪的烟雾在升腾着。

父亲是怎么说的？她努力地回想着父亲的话，那几句话阴

郁而沉闷，带着咝咝的气声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：翠翠……绝对不要靠近那堵墙……鬼孩子，就在墙里面……没有一个孩子能走出那堵墙……

父亲的这句话让她害怕。那是一个深夜，父亲突然叫醒了她，贴着她的耳朵说起了关于那堵墙的可怕传说。那一晚，父亲喋喋不休地说着，他的表情就像个孩子，一个恐惧中的孩子。

女孩还依稀记得，那晚父亲说的最后一个字是——死。

鬼孩子？墙？死？都在她眼前？

乌云已经布满了天空，天色一下子阴沉的就像傍晚。

她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孩子，恰恰相反，她从来都温顺地像一头小绵羊。父亲的话总是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脑海，父亲说，如果她在天黑以后出门，就打断她的腿；如果和别的孩子说话，就割了她的舌头。池翠相信父亲真的会这么干的，要是让父亲知道她现在离这堵墙那样近，那她就倒霉了。

突然，她听到头顶传来一声巨响，打雷了。

那颗小心脏又怦怦乱跳了起来，她大口地呼吸着，茫然地向四周张望。忽然，她的视线落到了十几米开外的一片空地上。

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正站在那儿。

闪电划破天空，也照亮了少年的脸，他正在看着七岁的小女孩池翠。

女孩的脸苍白得可怕，但那少年的脸比她的更苍白。

片刻之后她说话了，她的声音又轻又细：“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少年依旧站着，但目光却投向了那堵传说中可怕的围墙，“我在想，那堵墙里究竟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墙里有鬼孩子。”刚说完，池翠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。

少年点点头说：“墙里的人在叫我呢。”

“墙里没有人。”她不想让他进去。

“不，他在叫我呢。我要进去，一定要进去。”

雨点开始落下。

少年缓缓地 toward 墙上的那个大缺口走去，他把手攀在砖上，很容易就爬了上去。

“不，你不能进去。”池翠被这个少年大胆的举动吓坏了，她的声音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响过。也许他并不知道关于这堵墙的可怕传说，或许他的爸爸也不知道。应该拦住他，七岁的池翠下意识地想着。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：他会出事的。

池翠高声尖叫了起来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可惜，已经太晚了，少年跳进了那堵墙里，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了。

空中又传来一声巨响，池翠仰起头，只看到一道闪电，耀着白光向自己的方向飞了下来——

“不！”

她又一声尖叫。那一年她才七岁，七岁并不是她生命的休止符。很幸运，闪电没有击中她，而是打到了围墙里面。

绝对不要……翠翠……那堵墙……不要……死……笛声……

池翠几乎跌倒了，她的脑子里又回响起了父亲的话，那个许多年前的可怕传说。她转身向后跑去，又一次穿过那条悠长的小巷，雨点越来越大，被风暴裹挟着砸到她的头上。

大雷雨。

她又躲进了那片夹竹桃林，含毒的枝叶冷冷地打到她的身上，一些美丽的花瓣在雨中凋零了，融化在她的脸上。一瞬间，七岁女孩的脑子里掠过了一个字——死。

自己会死吗？池翠轻轻地问自己，那年她还不明白这个字

究竟意味着什么，她只参加过亲戚的葬礼，看到过追悼会上死者的水晶棺材。泪水涌出了她的眼眶，混杂着雨水和夹竹桃花瓣奔流在她脸上。

终于，她像一头小鹿般冲出了夹竹桃林，一口气跑回了家里。

父亲还在熟睡着，也许只有房子塌了才会把他惊醒。惊魂未定的七岁女孩忽然变得镇定起来，她明白绝对不能让父亲知道，她必须守口如瓶。于是她小心翼翼地换了一身衣服，把头发和脸全都擦干净了，幸好夹竹桃的毒液并没有在她身上起作用。然后就爬上她的小床，用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，闭上了眼睛。

窗外雷声阵阵。

过了很久父亲才睡醒。他看到七岁的女儿躺在床上，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抖。这个可怜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母亲。他怜惜地抚摸着女儿的脸，粗心大意的父亲没有注意到女儿有些湿的头发。

天黑以后，雨停了。

池翠没有起来，她的身体继续颤抖着，在黑暗中紧闭着眼睛，眼前却总是晃动着那堵墙的影子。她又想起了那个跳进墙里的少年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也许，他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，或永远消失在了地下，就像父亲讲过的那个可怕传说。

那个晚上，她做了一个噩梦。

她梦到了夜半笛声。

第二天醒来以后，女孩依旧对昨天发生的事情默不作声，就好像她从来都没有出过房门一样……

十几年过去了，她已慢慢地长大，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。许多个夜晚，池翠都反复地梦见七岁那年的夏天，一个雷雨的下午，那片开得如此美丽的含毒的花丛，那堵可怕的围

墙，还有，那个少年的眼睛。

那是她永远都摆脱不了的噩梦，深深地藏在她的脑子里，一点一点地将她吞噬掉。

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情。

包括父亲。

她也从来都没有再去过那个地方，那堵围墙就像是坟墓一样，永远都不可靠近，不可触摸。

直到——

二

苏醒。

这是他的名字。

从一个很深很深的梦里，他缓缓地苏醒过来。是床头的电话铃声，那声音不停地刺激着他的听觉和大脑的神经，令他忽然想到了丧钟。又是预感？苏醒的心里一晃，他睁开眼睛盯着那台电话机，又看了看时间，现在是凌晨一点四十分。

铃声在继续。奇怪的是，当他的手还没有碰到电话的时候，他就预感到了电话里的内容——有个人快死了。

他拿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这里是爱乐医院，你是苏醒先生吗？”

“是我，有人快死了吗？”他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预感说了出来。

对方也许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护士，对苏醒的话感到不知所措，但她立刻说是的，让苏醒赶快到医院里去。

苏醒挂了电话，在床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然后爬起来走到镜子面前。镜子里是个年轻男子的脸庞，脸上写满了倦容。他看了看窗外深秋时节的夜色，正像浓墨一样覆盖着沉睡中的

城市。

几分钟以后，他来到了马路上，踩着一地枯黄落叶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没有月亮。这是1996年的秋天，凌晨一点的偏僻马路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影，只有几只野猫，在路边的围墙上悄无声息地走着，猫眼里闪烁出幽亮的光。苏醒在寒风中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拦到了一辆出租车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他抵达了目的地。医院的二十层高楼像一堵大墙矗立在他面前，在黑暗的夜空背景下闪出几点寒光。

走进清冷的医院大厅，值班的护士好像是睡着了。苏醒没有办理任何手续，坐上电梯来到大楼的十三层——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不安的数字，特别是在这种时刻。

在亮着幽暗灯光的十三层，苏醒轻轻地走进了那间病房，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。——他快死了。

苏醒看到有某种死亡的气息笼罩在病人的脸上。他想努力保持镇定，但脚下还是弄出了一些声音。于是，病人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他看到了苏醒。

这是一间单人病床，病人疲倦地躺着。生理盐水缓缓地从瓶子里滴落，看起来这或许只是某种装饰。苏醒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安，他不知道病人是否还能说话，从病人那苍白消瘦的脸庞来看，似乎已经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痛苦。是该结束了，苏醒在心里轻声地说。病人还是没有说话，他们就这样对视着，但他明白病人眼神里所传达的意思。他们今天以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半以前，在苏醒考进民乐团的时候。苏醒没有料到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居然已经是他临终的时刻了。

苏醒的脑子里有些乱，凌晨一点四十分的电话把他叫到了医院里，因为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要见一见他。老人的年纪多大了？苏醒一时想不起来了。他只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老人是在十一岁的时候，父亲把他送到了一间摇摇欲坠的房

子里，十一岁的他透过一道昏暗的光线，见到一个六十出头的白发老人端坐在房间中央，这就是他的笛子老师。

老师没有妻子，也没有儿女，一个人孤独地住在那间老房子里，相伴他的只有十几支各种各样的中国竹笛。有时候苏醒觉得老师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了（或者是孙子）。从十一岁直到十七岁，每个星期五苏醒都要到老师那里去，与其说是学习笛子，不如说是为老人排遣寂寞。六年的时光，从老师那间破烂的房子里，总是散发出一股如同腐尸般的气味，陪伴着苏醒渐渐地长大。

现在，苏醒又闻到了这股气味，从这间病房的每一个角落释放出来，混杂着消毒酒精与各种药水的味道，笼罩着奄奄一息的病人。他靠近了老师，看着老师那双浑浊的眼睛。苏醒看到在垂死者的眼球里，正倒映着自己的影子。

突然，老师的眼睛转动了一下，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嘶哑低沉的声音：“苏醒，我不行了。”

苏醒忽然有些激动了，他贴在老师的耳边说：“不，你会好起来的。”

老师摇摇头：“他要把我带走了。”

“他要把你带走？”苏醒茫然地问，“他是谁？”

老师缓缓伸出手，指向床头柜的抽屉。苏醒拉开抽屉，抽屉里除了一只长长的盒子外，没有其他东西了。难道刚才说的不是“他”，而是“它”吗？

苏醒的心里一颤，瞬间他认出了这只盒子。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晚上，苏醒很偶然地在老师家的一个角落里，发现了这只宝蓝色的丝绸盒子。十四岁的苏醒对这只盒子的第一印象非常特别，只感到自己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。这奇怪的感觉给了他冒险的欲望，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打开这只神秘的盒子。正当他蹬手将要打开盒子时，被老师发现了。平时性情温和的老人

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，从苏醒的手里夺走了盒子，然后狠狠地训斥了苏醒一顿。那晚老师的表情显得恐惧而焦虑，他严厉地警告了苏醒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这只盒子，否则就会带来大祸。至于其中的缘由，他却没有透露半个字。这让苏醒联想到了那个著名的古希腊神话——潘多拉魔盒。宙斯创造的女人潘多拉来到人间，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打开了宙斯送给她的盒子，盒子里飞出了诸神赐给人类的特殊礼物：灾难、瘟疫和祸害。从此，人类就与灾难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从那晚以后，苏醒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只盒子。奇怪的是，苏醒对于这只神秘盒子的印象，随着他年龄的增加而越来越强烈。甚至在许多年以后，苏醒还能梦见它。在梦中他打开了这只盒子，见到盒子里藏着一具干瘪的婴儿尸体——这是他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。

这个噩梦是真的吗？现在，苏醒盯着这只盒子，心中默默地问着自己。

他把盒子放到了老师的面前。病人膏肓的老人从喉咙里挤出了几个字：“把盒子打开。”

“现在可以看了吗？”苏醒一直没有忘记老师当年的警告，他看了看老师的眼睛，这也许是老人一生中最后一个要求了。他又看了看手中的神秘盒子，心跳再一次莫名其妙地加快了——婴儿的尸体？

苏醒打开了盒子。

一支笛子。

他看到一支笛子静静地躺在盒中——潘多拉魔盒里竟是一支笛子？

旋即苏醒闻到有某种腐烂的气味从盒子里释放了出来。但这味道却让他有了冒险的冲动，于是他伸出手缓缓地拿起了笛子。

当苏醒的指尖刚触到笛子的瞬间，就立刻感到一丝寒意，通过笛子的表面渗进了他的皮肤里。拿着笛子的那只手不停地颤抖着，他死死盯着笛子，足足端详了好几分钟。这是一支传统样式的竹笛，大约有四十厘米长，笛管表面涂着棕黄色的漆，笛孔之间镶嵌有紫红色的丝线。膜孔上贴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笛膜，看起来已经许多年没用过了，略微有些松弛。

尽管它已经在盒子里寂静地躺了许多年，但漆色依然鲜亮，在病房昏暗的灯光下，发出某种奇特的反光。苏醒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笛子表面，手感出人意料的凉，那种光滑细腻的感觉是普通笛子所没有的，看起来像某位制笛名家的珍品。不过，通常名家制作的笛子都会留下落款和时间，但这支却没有。只在笛子的最上端刻着两个行书汉字——“小枝”。

“小枝？”他轻声地念了出来，大概这支笛子的名字就叫“小枝”吧。他又紧皱着眉头想了想，总觉得“小枝”二字似乎在哪里听说过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。苏醒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看着病床上的老师，难道让他谈之色变的真是这支笛子吗？

老师浑浊的目光忽然又有神了，他吃力地仰着头看着那支笛子，嘴巴里喃喃地似乎要说些什么。苏醒连忙把笛子放到了老师的眼前，让他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同时，苏醒也伏下身子，把耳朵贴到了老师的嘴边，想要听清楚老师说的话，也许这是老人生命中最后的遗言了。

“答应我——”

苏醒终于听清老师的话了，他立刻点了点头。从癌症病人的喉咙里发出的气息，直灌入他的耳朵里，幸好苏醒不是用耳朵呼吸的。

老师继续以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千万，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苏醒感到非常奇怪，笛子不就是用来吹的吗？

“要从许多年前说起了。”老师断断续续地说着，这段话仿佛比他一生中说过全部语言还重要，“那年我只有二十多岁……在一个夏天的夜晚，我走在一条偏僻无人的街上……”

老人显得越来越虚弱了，接下来的声音也越来越轻，含含糊糊，苏醒实在是听不清楚，只能听到几句零星的片断：“血……他一个字都没有说……笛子……我得到了……最后……不……不是我！”

苏醒被吓了一大跳，老人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，那声音充满了恐惧和痛苦，苏醒从来没有见过老师会如此地害怕。苏醒注意到老师的目光先是紧盯着那支笛子，然后视线又移到了他的身后。

“我看见了……”老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怪异的声音，像是在呻吟，也像是在哀求。

“什么？”苏醒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的精神快崩溃了。

几秒钟以后，从老人的嘴里吐出了四个字——

“夜半笛声。”

瞬间，苏醒打了一个寒颤，心里默默地念着刚才老人说的四个字——夜半笛声？他低下头，再次端详着手中的笛子，眼前立刻掠过了许多东西，仿佛无数碎片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亮，钻进了他的脑子里。

过了一分钟，苏醒才回过神来。他轻声地问：“老师，你说什么是夜半笛声？”

没人回答，病房里一片死寂。苏醒看了看老人，他的眼睛依旧睁着，却一动不动。

苏醒的心沉到了水底。

他伸出手指在老人的眼前晃了晃，那双浑浊的眼球直勾勾地看着前方，没有任何反应。苏醒又伏下了身体，发现老人的

瞳孔已经放大了——他死了。

笛子从苏醒的手里轻轻地掉下来，落在了老人的床单上。苏醒眼眶里的一些湿润的液体溢了出来，然后，他按响了床头的警示灯。

现在，苏醒静静地坐在病床边，他的老师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，正在慢慢地变凉。他呆呆地看着老师那双睁圆了的眼睛，它们仿佛两个无底的黑洞。

很快，护士和医生来了，确认了老人的死亡。其中一个女护士是刚才给他打电话的那个，她告诉苏醒：“老人是癌症晚期，一周前就不行了，能一直撑到现在简直是个奇迹，就是为了要见到你一面。他没有任何亲人，为此我们打听了许多人，才得到你的电话号码，也算是满足了老人最后的愿望。”

苏醒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非常感谢你们。”

老人的尸体被推上了担架，护工推着老人向太平间走去。苏醒来到了走廊里，目送着他们消失在电梯间里。护士也走了，这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静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

他的手里拿着那支笛子。

现在是凌晨二点五十五分，他一个人坐在医院特护病房的走廊里，刚刚目睹了一个自己亲密的老人死去。深夜的医院走廊里一片死寂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总能让人产生某种联想。

他呆呆地看着这支笛子，忽然有了某种奇怪的冲动，把笛子的吹孔放到了自己的嘴边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的耳边响起了老人的声音：“千万，千万不能吹响这支笛子。”

他猛地一惊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可刚才感觉就像是老人站在他身后说话。苏醒感到老人死前的话语依然在这里飘荡着，虽然他的肉体已经被送去了太平间，但似乎有某种东西依然残留在这里，就像老人生命的一部分。

苏醒又放下了笛子，一阵冷冷风从走廊的那一端吹来，